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二十四

起開建執徐十月盡旃蒙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景德元年冬十月壬午詔修葺歷代聖賢陵墓 甲申

麟府路鈐轄韓守英張志言大破契丹於朔州界殺戮

甚衆詔獎之時契丹方圍奇嵐軍聞敗即遁去 先是
詔雷有終等取土門路與大兵會至是以戎寇東行逼
武強縣復詔有終等率兵赴鎮州 王超言契丹引衆
沿胡盧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為備仍令奇嵐威虜軍保
州北平寨部署等深入賊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 戊
子祔明德皇后神主於太廟先是詔有司詳定升祔之
禮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唯以昭成
配饗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晉驃騎將軍溫嶠有三

夫人嶠薨詔問學官陳舒謂秦漢之後廢一娶九女之制妻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加禮亡不應貶朝旨以李氏卒於嶠之微時不需贈典王何二氏並追加章綬唐太子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祖有二夫人禮官韋公肅議與舒同又云晉南昌府君有荀氏薛氏景帝廟有夏侯氏羊氏魯公顏真卿廟有夫人商氏繼夫人柳氏畧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並祔於禮為宜恭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不可中移明德皇后繼受崇名亦當配饗

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
詔尚書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二后並配自是始
也 庚寅命知青州張齊賢兼青淄濰安撫使知鄆州
丁謂兼鄆齊濮安撫使並提舉轉運及兵馬又令齊賢
謂具管內諸州山河道路廣狹形勢畫圖以聞既而敵
騎稍南民大驚趣揚旆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
囚紿為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悉得濟乃立部分使並
河執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丹遂引去 乙未

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命知永興軍府向敏中兼管鳳州駐泊兵馬以便宜從事帝將北征深念西鄙故有是詔敏中得詔藏之不下視事如他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敏中密使麾下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召賓寮兵官置酒縱閱命儺入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兵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邊藩以安帝由是有再用之意 丙申詔隨駕軍士先赴澶州天雄軍及緣河駐泊者並就賜

裒錢 癸卯以廝鐸督為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巡檢
西涼府六谷大首領 乙巳保州寄嵐威虜軍北平寨
並言擊敗契丹羣臣稱賀是役也張凝田敏皆以偏師
抵易州南捕獲人畜鎧仗凡數萬計獨魏能逗撓無功
先是王繼忠得帝手詔即具奏附石晉以聞言契丹
已領兵攻圍瀛州蓋關南乃其舊疆恐難固守乞早遣
使議和好丙午帝覽其奏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
憂也欲先遣使固亦無損乃復賜繼忠手詔許焉募神

勇軍士李斌持信箭赴契丹寨因令樞密院擇可使契

丹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自陳倘得奉君命死無所

避帝乃授利用閤門祇候假崇儀副使奉契丹主書以

往又賜繼忠手詔

考異利用本傳稱真宗幸澶州利用奏事行在王繼英薦之按初達利用

時車駕未離京師也傳誤以再達為初達耳

以雍王元份為東京留守

己酉初置龍圖閣待制以都官郎中杜鎬右正言戚綸

為之以衛州防禦使李重為大內都部署初契丹

自定州帥衆東駐陽城淀遂緣胡盧河踰關南是月丙

戍抵瀛州城下勢甚盛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於
四面大設攻具驅奚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知州李延
渥率州兵強壯又集貝冀巡檢史普所部拒守發礮石
巨木擊之皆纍纍而墜踰十數日多所殺傷契丹主及
蕭太后又親鼓衆急擊矢集城上如雨延渥分兵拒守
益堅契丹遁去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獲鎧甲兵矢
竿牌數百萬驛書以聞十一月辛亥朔賜延渥及將士
等錦袍金帶緡錢有差特遷延渥本州團練使北面

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遁去其衆猶二十萬偵得其謀欲
乘虛抵貝冀天雄軍詔督諸路兵及澶州戍卒會天雄
軍自契丹入寇河朔皆城守右贊善大夫王嶼知冀
州常有破敵之志日閱戍兵又集強壯練習之開門樵
採如平日嘗上言寇若至必可邀擊願勿以一郡為憂
於是敵游騎逼城嶼擊走之有詔嘉獎戊辰以山南
東道節度使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馬軍都指揮
使葛霸副之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為都鈐轄南作坊使

張旻為鈐轄寧武節度使石保吉為駕前西面排陣使步軍都虞候王隱副之入內副都知秦翰為鈐轄初張旻在定州言天道方利客先起者勝宜大舉北伐并上興師出境之日帝以問輔臣皆言不可乃止於是車駕將親征旻方成并代復奏邊事十餘召還入對帝曰契丹入塞與卿所請北伐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須守澶州而未得人如之何旻請行帝喜故命為西面鈐轄先令至澶州候敵遠近旻即馳騎往秦翰既受命亟督衆

環城浚溝洫以拒戎馬功畢敵果暴至翰不解甲胄凡七十餘日云 庚午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有和解之象曹利用至天雄孫全照疑敵不誠勸王欽若留之敵既數失利復令王繼忠具奏求和好帝因賜繼忠手詔云已遣利用且使告契丹遣人抵天雄迎受之繼忠聞利用至天雄不行復具奏乞自澶州別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緩悞辛未車駕次長垣縣得其奏遂以前意答焉 壬申次韋城縣詔知滑州

張秉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夫鑿氷以防戎馬之度天雄軍聞寇將至闔城惶遽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者全照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南北相距二十里請覆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欽若從之全照素教畜弩手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

麾應用無常於是大開北門下弔橋以待之敵素畏其名莫敢近北門者乃環過攻東門良久舍東門趣故城夜復自故城潛師過城南設伏於狄相廟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遣將率精兵追擊伏起斷其後天雄兵不能進退全照請於欽若曰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敵伏兵畧盡天雄兵乃復得還存者什三四敵遂陷德清知軍尚食使張旦及其子三班偕職利涉虎翼都虞候胡

福等十四人並死之。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踰月不至。敵益南侵。帝駐蹕韋城。羣臣復有以金陵之謀告帝。宜且避其鋒者。帝意稍惑。乃召寇準問之。將入闕。內人謂帝曰。羣臣欲將官家何之乎。何不速還京師。準入對。帝曰。南巡何如。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於鄉者。婦人之言。今敵寇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敵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帝意

未決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謂曰太尉受國厚恩
今日何以報乎對曰瓊武人誠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
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遂申前議
詞氣慷慨瓊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
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
急幸澶州臣等效死敵不難破準又言機會不可失宜
趣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帝顧之應昌曰陛下奉
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敵益張帝意遂決甲

戌晨發左右以寒甚進貂裘絮帽帝卻之曰臣下暴露
寒苦朕獨安用此耶夕次衛南縣遣翰林侍讀學士潘
謹修先赴澶州詔州北寨將帥及知州不得擅離屯所

迎候車駕

考吳李焘曰記聞云王欽若陳堯叟密奏金
陵之謀按欽若時在天雄必無此奏堯叟本

議幸蜀上既北出堯叟固亦不復申言且改圖也此當
是羣臣怯懦者別請南幸偶與欽若前謀合因誤以為
欽若等密奏耳冠準先破二策于朝云不可遠之楚蜀
今此但云金陵不可得至固亦不及蜀也他書載準語
多差謬蓋不知準先議于朝後議于韋城凡兩對輒并
言上幸澶淵時故率不可據今畧取記聞所載稍刪潤
之
帝前賜王繼忠詔許遣使繼忠復具奏附石普以達

晉自貝州遣指使張皓持赴行闕道出敵寨為所得契丹主及蕭太后引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詔促曹利用王欽若等疑不敢遣皓獨還契丹主及蕭太后賜皓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速議和好事於是皓以其奏入帝復賜欽若詔又令參知政事王旦與欽若手書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并以詔諭繼忠因謂輔臣曰國家以安民息衆為念固許之矣然彼尚率衆深入又河水且合戎馬

可度亦宜過為之防朕已決成算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一戰翦滅此賊可再督諸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宜從事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衆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契丹統軍順國王達蘭考異通鑑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弩潛發達蘭中額隕其徒數十百輩競前輿曳至寨是夜達蘭死敵大挫

續編作蕭達林即達蘭也

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異其旗幟

魴退却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

考異達蘭死時真宗猶未至澶州劉攽所

作寇準傳及他書皆悞今不取

丙子車駕發衛南李繼隆等使人告

捷又言澶州北城門巷湫隘望且於南城駐蹕是日次南城以驛舍為行宮將止焉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以請簽書樞密院事馮拯在傍呵之瓊怒曰

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敵騎耶即麾衛士進輦扣陛帝遂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撾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帝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敵相視怖駭帝覽觀營壁召見李繼隆已下諸將撫慰者久之賜諸軍酒食緡錢 戊寅移御北城之行營

考異按二

十六日己渡河幸北城當遂駐蹕二十八日乃始移御北城行宮不知何也宜二十六日却還宿南城耶當考

曹利用自天雄赴契丹寨見其主與宰相韓德讓同處
一車羣臣與其主重行別坐禮容甚簡以板橫車輓上
設食器坐利用車下饋之食共議和好事未決契丹主
乃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書與利用俱還詔知澶州何
承矩郊勞翰林學士趙安仁接伴之凡覲見儀式皆安
仁所裁定云十二月庚辰朔韓杞入對于行宮之前殿
跪授書函於閤門使使捧以升殿內侍省副都知閤承
翰受而啓封宰相讀訖命杞升殿杞跪奏云國母令臣

上問皇帝起居其書復以關南故地為請帝謂輔臣曰
吾固慮此今果然為將奈何輔臣請答書言關南久屬
朝廷不可擬議或歲給金帛助其軍資以固權盟惟陛
下裁度帝曰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
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
倘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答書不必
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趙安仁獨能
記太祖時國書體式因命為答書賜杞襲衣金帶鞍馬

器幣杞即日入辭遂與利用同往杞既受襲衣之賜及
辭復左袵且以賜衣稍長為解趙安仁曰君將升殿受
還書天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杞即改服而入
帝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
利用對曰臣鄉使曉北語人密伺韓杞聞其乘間謂左
右曰爾見澶州北寨兵否勁卒利器與前聞不同甚可
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苟妄有邀求必請會師平蕩

是日日有食之德博州並言契丹已移寨由東北去

考異

潘汝士晉公談錄言景德中契丹寇澶淵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忽日食盡真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云主兩軍和解真宗不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尋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公為紫微舍人知郢州按是日北使韓杞已入對行營矣談錄妄也今不取

何承矩言臨河

觀城縣民石興等數輩自北寨逃歸具言達蘭中矢死其父候騎自澶淵繼至敵聞駕起衛南皆相顧失色復有馳騎往來傳報及擊鼓譟譟悉遁去民被驅掠甚衆無守視之者因得脫上曰達蘭乃于越之儔也今歲入寇皆其首謀彼既失謀主朕親御六師而王超等三路

大兵亦合勢南來彼奔北固其宜也 癸未幸北寨又
幸李繼隆營命將校從官飲犒賜諸軍有差 曹利用
與韓杞至契丹軍帳契丹復以關南故地為言利用輒
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興師尋盟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
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始遽曰
今茲引衆而來本謀關南之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
人負媿多矣利用答以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
恤後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契丹主

及蕭太后聞之意稍怠但欲歲取金帛利用許遺絹二十萬足銀十萬兩議始定契丹主復遣王繼忠見利用且言南北通和實為美事主上年少願兄事南朝又慮南朝或于緣邊開移河道廣浚濠塹別有舉動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請立誓并乞遣近上使臣持誓書至彼甲申利用即與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國書俱還并獻御衣食物其郊勞館穀並如韓杞之禮命趙安仁接伴東之談次頗矜安仁屢折之自是不敢復談乙酉

東之入對於行宮中使受其書書辭猶言曹利用所稱
未合王繼忠前議然利用固有成約悉具繼忠密奏中
矣是日帝御行宮之南樓觀大河宴從臣召東之與焉
丙戌東之入辭命西京左藏庫使李繼昌假左衛大將
軍持誓書與東之俱往報聘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其
他亦依繼忠所奏云東之又言收衆北歸恐為緣邊邀
擊乃詔諸路部署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以襲契丹歸
師以曹利用為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利用之再使

也面請歲賂金帛之數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利用辭去寇準召至幄次語之曰雖有敕旨汝往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帝方進食未即對使內侍問所賂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帝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畧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帝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宮帷淺迫利用具聞其語及對帝亟問之利用再三稱

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帝曰幾何曰三十萬帝不覺喜

甚故利用被賞特厚

考吳李燾曰記聞稱北兵既退來求和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

辭乃命曹利用利用先與約歲賂二十萬敵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上許百萬以下按敵始求和兵固未嘗退利用初使槩不及歲賂再使即許三十萬亦不因還奏乃增益之也龍川別志又云達蘭死敵始求和此皆悞今約本史刪修事宜則仍取此二書又不知劉仁範何人當考

范仲淹曰王文正公旦為相二十年人莫見其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澶淵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天下謂之大忠樞密使扶風馬公知節

忼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

陳瓘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然寇萊公
豈為孤注之計哉觀契丹之入寇也掠威虜安順軍
則魏能石普敗之攻北平寨則田敏擊走之攻定州
則王超等拒之圍岢嵐軍則賈定走之寇瀛州則李
廷渥敗之攻天雄則孫全照却之抵澶州則李繼隆
禦之兵將若此則親征者所以激將士之用命然所
謂親征在景德行之則可而議者當靖康時有請用

真宗故事則不可蓋親征之行必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擒敵可也若此則分畫明紀綱修法度正有一不然則委人主以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此老生之虛論可言而不可行者也寇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厯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禍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遼蘭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

康坐守京城而覘敵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者
敵也遂使靖康坐視敵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
景德既和詔邊郡無邀敵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
敵入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敵不追其守不足以爲
謀其和不足以爲信其縱不足以爲德準之言至是
驗矣

戊子帝作回鑾詩命近臣和幸北寨勞軍遣雷有終領
所部兵還并州屯所時王超等逗撓無功唯有終赴援

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以雄張云 壬辰赦河北諸州
死罪以下民經戎寇蹂踐者給復二年死事官吏追錄
子孫 癸巳大宴於行宮宰臣畢士安先以疾留京師
遺書寇準言大計已定唯君勉之是日來朝議者多言
歲賂契丹三十萬為過厚士安曰不如此則彼所顧不
重和事恐不能久也 雍王元份暴得疾詔參知政事
王旦權東京留守事即日乘傳先還旦馳至京直入禁
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及駕還旦家子弟皆迎于郊忽

聞後有駟訶聲回視乃旦也皆大驚

考異按雍王疾此旦權東京留守此

癸巳日事也和議成于丙戌丁亥距此已六七日矣戊子帝作回鑾詩命近臣和士辰大赦河北癸巳大宴于行宮旦時尚在行間皆身親目觀之事也捷音莫過于此矣而旦傳記旦受命馳還之日有旦奏曰十日之時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此數語必作史者傳訛之文也據本紀及長編皆無此事今按時論理直

時兩河之民頗有陷北者旦上言願出金帛數

十萬贖其人或有沮議者遂止 甲午車駕發澶州大

寒賜道傍貧民襦袴 李繼昌至契丹帳羣情大感悅

館設之禮益厚即遣其西上閤門使丁振奉誓書來上

戊戌車駕至自澶州帝初以懿德皇太后忌欲撤鹵簿鼓吹不舉樂時龍圖閣待制杜鎬先還備儀仗遣騎馳問之鎬曰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凱旋用樂於禮無嫌也帝復詔輔臣共議皆固以請乃從之冠準在澶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謳歌諧謔喧譁達旦帝使人覘知之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時人比之謝安既而曹利用與韓杞至行在議和準邀其稱臣且獻幽州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

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彼且生心矣帝曰數十歲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有譖其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初準處分軍事或違帝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帝笑而勞焉 辛丑錄契丹誓書頒河北河東諸州軍始通和所制書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將作監丞王曾言若是與之抗立首足並處也臣恐久之非但並處又病倒植願如其國號契丹足矣帝嘉納之

然事已行不果改 邠州部署言李繼遷子阿移孔目
官何憲來歸詔令乘傳赴闕 甲辰日有二影如三日
狀 改威虜軍曰廣信靜戎曰安肅破虜曰信安平戎
曰保定寧邊曰永定定遠曰永靜定羌曰保德平虜城
曰肅寧 乙巳以天雄軍鈐轄孫全照知軍府事召王
欽若歸闕 戊申上覽河北奏報諸州多被蹂踐通利
軍傷殘尤甚慘然形於顏色乃下詔罪已與民休息

富弼曰真宗知河北民庶傷殘念之形于顏色下責

已詔述軫悼意誠禹湯之德也人君憂邊愛民如是任輔弼者才力謀議敢不盡乎

契丹太后賜大丞相齊王韓德昌姓耶律氏徙封晉位親王上賜田宅及陪葬地德昌即德讓之改名也至是復賜名隆運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 壬子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 癸丑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都部署為一 甲寅王欽若自天

雄軍來朝帝以河北守臣宜得有武幹善鎮靜者甲寅
以馬知節知定州孫全照知鎮州趙昌言知大名府馮
起知澶州上官正知貝州楊廷朗知保州張禹珪知石
州張利涉知滄州趙繼昇知邢州李允則知雄州趙彬
知霸州帝親錄其姓名付中書且曰朕裁處當否卿等
共詳之畢士安曰陛下所擇皆才適於用望付外施行
從之知節先在鎮州方契丹犯塞民相攜入城知節與
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竊兒童錢二百者即戮之自

是無敢犯者每中使齎詔諭遼郡知節慮為敵所掠因
留之募捷足者間道達詔旨會發澶魏邢洺等六州軍
儲赴定州水陸並進時兵交境上知節曰是資敵也因
告諭郡縣凡公家輸輦之物所在納之敵欲剽劫皆無
所得車駕幸澶州大將王超擁兵數十萬屯定州逗遛
不進知節屢諷之超不為動復移書謂讓超始出兵猶
辭以中渡無橋徒涉為患知節先已命工度材一夕而
具上聞手詔褒美罷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

九十餘員 召輔臣觀瀛州所獲契丹攻城戰具皆制
度精好鋒鏑鈎利梯衝竿牌悉被以鐵城上懸板才數
寸集矢二百餘其後李繼宣浚高陽濠得遺矢凡四十
萬其攻城不遺餘力如此 癸亥命翰林學士趙安仁
等五人權同知貢舉 王超上章待罪帝憫其勞舊弗
責戊辰以超為崇信節度使罷軍職 省河東部署鈐
轄司使臣百餘人又省河北諸州戍兵十之五緣邊三
之一 己巳參知政事王欽若加階邑實封又賜襲衣

金帶鞍馬故事輔臣加恩無所賜帝以欽若守藩有勞特寵異之自是遂為故事 帝以契丹通和則慶弔之使歲月相繼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 二月癸未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繼隆卒贈中書令謚忠武繼隆出於貴胄感慨自立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總戎政帝以元舅之故不欲煩之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繼隆亦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帝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宮又嘗

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咸平末河北轉運使劉綜上言西漢晁錯言使民入粟授以爵塞下之粟必多文帝從之今河北諸州聚兵糧饋勞費望行漢制以濟軍儲既而水部郎中許玄豹復言緣河州縣和市邊穀數少望許進獻糧粟授以官秩事下三司議奏於是定入粟實邊授官等級以聞上慮爵賞之濫重惜其事宰相言故事具存行之無損請陝西諸州亦如此制從之癸卯命開封府推

官孫僅為契丹國母生辰使閤門祇候康宗元副之僅等入契丹境其刺史皆迎謁又令幕職縣令父老捧卮獻酒於馬前民以斗焚香前迎接伴者察使人中途所須即供應之契丹主每歲避暑於含涼淀聞使至即來幽州屢召僅等宴會禮遇甚優僅等辭還贐以器服及馬五百餘匹自郊勞至于餞飲極其恭恪然禮或過當僅必抑而罷之其他隨事損益俾豐約中度後奉使者率循其制時稱得體 太子太師呂蒙正請歸西京養

疾詔許之丁未召見聽肩輿至殿門外命二子光祿寺丞從簡校書郎知簡掖以升殿勞問累刻因言北國請和從古以為上策今先啓誠意繼好息民天下無事惟願以百姓為念帝嘉賞之其二子皆遷官蒙正至雒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詔緣邊諸州軍如禽獲北界姦人可詰其事狀部送闕下帝以契丹雖通好而彼中動靜亦不可不知間課偵候宜循舊制又慮為彼所獲歸曲於我自今獲彼

間諜當赦勿誅但羈留內地待有詞則以此報之故有是詔 三月甲寅帝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名舉人得進士濮人李迪以下二百四十六人又得特奏名五舉以上一百十一人翼日試諸科得九經以下五百七十一人又得特奏名諸科三禮已下七十五人帝謂宰相曰糊名校覆務於精當而考官不諭朕意過抑等第欲自明絕私甚無謂也迪所試最優李諮亦有可觀聞其幼年母為父所棄歸舅族諮日夕號泣求還其母乃至絕

董茹以禱祈又能刻苦為學自取名級亦可嘉也以迪
為將作監丞諂及夏侯麟為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先是
迪與賈逵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奏名兩人皆不與考官
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逵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衆
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參知政事王旦議落韻者失
于不詳審耳捨注疏而立異論輒不可許恐士子從今
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逵 初安陽陳貫喜言兵
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貫上書言前日不斬傅潛

張昭遠使瓊輩畏死不畏法今不嚴其制後當益弛請
立法凡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
還與奔軍同軍劬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遛
論如此則誅罰明而士卒厲矣帝嘉納之將召試學士
院執政謂瓊等已即罪議遂格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
論三篇大畧言地有要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
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其地沮澤境埆所謂天隙天陷
非敵所能輕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

突此必爭之地先居則佚後趨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
超守瀛州敵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槩用恩澤
進雖謹重可信然卒與敵遇不知所以為方畧故敵勢
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效也國家收
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賜予廩給而已恬於休息久不
識戰當以衛京師不當以戍邊戍邊莫若募土人隸本
軍又籍丁民為府兵使北面扞狄西面扞戎不獨審練
敵情熟習地形且皆樂戰鬪無驕心契丹請盟復上言

敵數犯塞驅掠良民數十萬今乘其初通宜出內府金帛以贖之彼嗜利必歸吾民自河之北戴德澤無窮矣於是貫舉進士試殿庭得同出身帝識其姓名曰是數言邊事者擢置第二等賜及第 丙寅以知雄州機宜司趙延祚為雄州北關城巡檢賜白金三百兩延祚州之大姓自太宗朝嘗出家財交結北邊豪傑得其動靜即具白州將因授官任至是年七十餘召赴闕詢以邊事具言今之修和契丹先啓誠意國家動守恩信理必

長久又言國母之妹曰薺妃與其姊不叶國家所遺金帛皆歸於國主及母其下悉無所及望自今權場貿易稍優假之則其下獲利必倍欣慰又歷陳契丹風俗山川曲折地理遠近及晉漢時事歷歷有據帝詰其所欲云有家屬寓居青州願便道得往省之帝許焉且以契丹通好不可復置機宜司故命為巡檢帝慮河北諸州緣兵罷遂弛武備詔敵樓戰柵有隳壞者即葺之以將作監丞王曾為著作郎直史館賜緋舊制試文當屬

學士舍人院宰相寇準雅知曾特召試政事堂夏四月丁酉樞密直學士劉師道責授忠武行軍司馬知制誥陳堯咨單州團練副使先是師道弟幾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廷試近制悉糊名校等堯咨為考官教幾道於卷中密為識號幾道既擢第或告其事詔落籍永不得預舉帝初欲舍咨不復窮究其事而師道固求辦理詔東上閤門使曹利用兵部郎中邊肅內侍副都知閻承翰詣御史府雜治之坐論奏誣妄與堯咨並責戊

戊幸龍圖閣閱太宗御書觀諸閣圖畫近臣畢從已
亥詔河北諸州葺城池參知政事王欽若素與寇準
不協還自天雄再表求罷癸卯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
為之仍遷刑部侍郎班在翰林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
上以簽書樞密院事馮拯參知政事五月戊申朔
幸國子監閱書庫問國子祭酒邢昺書板幾何昺曰國
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業儒每
見學徒不能具經疏蓋傳寫不給今板本大備士庶家

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先是印書裁截餘紙皆
鬻之以供監中雜用曷請歸此錢於三司裨國計自是
學者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寥落云 宣徽北院使雷
有終卒有終僦儻自任能撫士卒多傾私帑給公家宴
犒在蜀時嘗借用庫錢數百萬奏納第以償優詔蠲免
身後宿負猶不啻百萬官為償之 高陽關副都部署
張凝卒凝忠勇好功名善訓士卒賞賜多以犒師家無
餘貲帝嘗謂近臣曰選用武臣實難倘未嘗更歷則不

能周知其才太宗所擢甚衆而優待者唯凝與王斌王

憲等數人乃知先帝知人之明也至是卒上甚惜之

王憲

未見王斌有傳陽翟人

知鎮戎軍曹瑋言軍境川原夷曠便於

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限
從之又言邊民應募為弓箭手者皆習障塞蹊隧解羌
人語耐寒苦有警可參正兵為前鋒而官未嘗與器械
資糧難責其死力請給以境內閒田永蠲其租春秋耕
斂州為出兵而護作之詔人給田二頃出甲士一人及

三項者出戰馬一匹設堡戍列部伍補指揮使以下校
長有功勞者亦補軍都指揮使置巡檢以統之其後廊
延環慶涇原并河東州軍亦各募置以起復右諫議
大夫知制誥晁迥起居舍人知制誥李宗諤並為翰林
學士宗諤在舍人院嘗牒御史臺不平空中丞呂文仲
移文詰之宗諤答以兩省與臺司非統攝文仲不平聞
於帝有詔辨析宗諤引八事証其不相統攝且言御史
臺每牒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儀而文

仲止憑吏人之言遽有聞奏無典章之可據况臺憲之職所宜糾參奸邪辨明冤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奏彈下民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之內爭平空與不平空其事瑣細烏足助於風裁哉卒如宗諤所言守職者遑之以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种放為右諫議大夫放謝病乞游嵩山詔許之仍命河南守臣常加存撫召對賜宴賦詩餞行恩禮甚厚先是詔禮部貢院別試河北貢舉人以用兵不及試期故也庚申帝御崇

政殿親試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有差 撫州進士晏
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益年十二皆以俊秀聞特召
試殊試詩賦各一首益試詩六篇殊屬詞敏瞻帝深歎
賞宰相寇準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進益帝曰朝廷取
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豈限遐邇如前代張九齡輩何
嘗以僻陋而棄置耶乃賜殊進士出身益同學究出身
後二日復召殊試詩賦論殊具言賦題嘗所私習帝益
愛其淳直改試他題既成數稱善擢祕書省正字祕閣

讀書仍命直史館陳彭年視其所學及檢察其所與游者 己巳詔自今官吏雪活人命者並理為勞績 癸

酉詔天下權利者弗許增羨為額 乙亥知雄州何承

矩言將來契丹使入界欲令暫駐新城俟接伴使至迎於界首從之承矩又言使命始通待遇之禮宜得折中庶可久行乃悉條上手詔嘉納仍聽事有未盡者便宜

裁處

凡契丹使入境違常參官內職各一人假少卿監諸司使以上接伴內諸司供帳分為三番內臣主

之至白溝驛賜設至貝州賜茶藥各一銀合至大名府又賜及畿境遣開封府判官勞之又命臺省官諸司使

館伴送於班荆館至都亭驛各賜金花銀灌器錦衾褥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帛羅纏冠衣八件金靴鞢帶烏皮鞢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疋副使皂紗折上巾衣七件金帶象笏烏皮鞢銀器一百兩綵帛二百疋鞍勒馬各一疋其從人上節十八人各練鵲錦襖及衣四件銀器二十兩綵帛三十疋中節二十人各寶照錦襖及衣三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疋下節八十五人各紫綺襖及衣四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疋並加金塗銀帶上節又加絲鞢就館賜生餼大使杭粟各十石麵二十石羊五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副使杭粟各七石麵十五石羊三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承天節各別賜衣一襲遇立春各賜金塗銀鏤幡勝春盤又命節帥就玉津園伴射弓賜來使銀飾箭筒弓一箭十其中的又賜窄袍衣五件金束帶鞍勒馬在館遇節序則遣近臣賜設辭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賜大使照球暈錦窄袍及衣七件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疋副使紫花羅窄袍及衣六件

銀器二百兩綵帛一百疋並加金束帶雜色羅錦綾絹百疋從人各加紫綾花絕綿袍及銀器綵帛將發又賜銀瓶合盃沙羅注梳等又令近臣餞于班荆館開封府推官餞于郊外接伴使副復為送伴緣路累賜設初命內侍右班副都知閻承翰排辦禮儀議者欲以漢衣冠賜契丹使者承翰曰南北異宜各從其土俗可也帝從承翰所議

六月己丑曹州民趙諫與其弟諤以奸慝不法並斬西市帝初欲窮治其獄內出與諫交游者姓名七十餘人付鞠中丞呂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帝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讐豈公行黨庇耶文仲頓首曰中丞之職非徒繩愆糾違亦當顧

國家大體今縱七十餘人患得奸狀以陛下之慈仁必
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遇事治之未為晚也
帝從其言 是月帝謂輔臣曰殿前侍衛司禁兵老疾
者衆宜精加選擇樞密使王繼英曰禁旅比昔時數今
踰倍若乘此息兵簡退疲冗實甚便帝曰然第以北國
請盟西戎納款若即行此則軍旅之情必謂國家便謀
去兵惜費不若先從下軍選擇勇力者次補上軍亦可
鎮厭浮言使衆不惑也其老疾者俟秋冬遘簡將臣令

悉蒐去之 是月達旦國九部致貢於契丹 秋七月
甲子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
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畧運籌決勝
軍謀宏遠才任邊寄堪為將帥等科令尚書吏部傳告
諸路許文武羣臣草澤隱逸之士來應委中書門下先
加考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

呂中曰漢制賢良科四百年得一董仲舒而已唐置
賢良科三百年得一劉蕡而已我朝此科多得大才

其後也廢賢良而置宏詞惜哉

丙戌西川轉運使黃觀言益州將吏民庶舉留知州張詠詔褒之尋因遣使巡撫西川令諭旨曰得卿在彼朕無西顧憂也 八月戊寅雍王元份薨 癸巳有星孛於紫微 九月癸丑趙德明始遣其都知兵馬使白文壽來貢 癸亥羣臣三表上尊號不允 丁卯令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跡欽若請以直祕閣錢惟演等十人同編修從之 冬十月庚辰

丁謂等上景德農田敕五卷令雕印頒行民間咸以爲便 乙酉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早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帝聞之亟遣使撫問還奏疾甚帝即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竇神寶以肩輿送歸第而卒車駕臨哭謂寇準等曰士安善人也事朕於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詔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錄其子孫中使護喪事給鹵簿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眊讀書繕

寫不輟尤精意詞翰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植產為
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 丙戌遣度支判官周漸為契丹
主生辰使職方郎中韓國華為契丹太后正旦使鹽鐵
判官張若谷為契丹主正旦使自是歲以為常 甲午
使臣自雄州入奏言榷場商旅貿易於北境契丹主弟
曰隆慶者受其饋獻必還其直又設酒饌犒勞之且言
今與中朝結好事同一家道路永無虞矣帝諭輔臣曰
蕃戎之情茲亦可見然更宜謹擇疆吏謹守詔條也王

旦曰孫僅嘗言國主氣濁而體肥隆慶瘦而剛果國人
多歸之隆慶見本朝歲有贈遺屢勸行賞國中其志欲
激動衆心也 十一月丙辰饗太廟丁巳合祭天地于
圜丘大赦 癸酉契丹主及太后遣其左金吾衛上將
軍耶律留寧左武衛上將軍耶律委演等來賀承天節
對於崇德殿留寧等將見館伴使李宗諤引令式不許
佩刀至上閤門留寧等欣然解之帝聞之曰戎人佩刀
是其常禮不須禁以令式即傳詔聽自便留寧等感悅

謂宗諤曰聖上推心置人腹中足以示信遐邇也 十

二月己卯召輔臣於龍圖閣觀契丹禮物及祖宗朝所

獻者自後使至必以綺帛分賜中書樞密院果實脯腊

賜近臣三館 凡承天節獻刻絲花羅御樣透背御衣七
襲或五襲七什紫青貂鼠翻披或銀鼠鵝

項鴨頭納子塗金銀裝箱金龍水晶帶銀押副之錦緣
帛皺皮鞋金玦京皂白熟皮鞋鞋細錦透背清平內製

御樣合線縷機綾兵三百疋塗金銀龍鳳鞍勒紅羅押
金線繡方鞵二具白楮皮黑銀鞍勒纏鞵二具綠褐楮

皮鞍勒海豹皮鞵二具白楮皮裹筋鞭二條紅羅金銀
線繡雲龍紅錦器械一副黃樺皮纏楮皮弓一紅錦袋

皂雕翎線角靶頭箭十青黃雕翎箭十八法漬法麪麪
麪酒二十壺蜜晒山果十棟檣橈蜜漬山果十棟檣足

列山梨柿四林檎榛栗松子郁李黑郁李子麵棗櫻梨
棠梨二十箱麵杭麋梨杪十碗燕萸白鹽十碗青鹽十
箱牛羊野豬魚鹿腊二十二箱御馬六匹散馬二百匹
其正旦御衣三襲勒鞍馬二匹散馬一百匹其母又致
御衣綴珠貂裘鈿錦刻絲透背合線御綾羅綺紗縠御
樣果實雜杪腊肉凡百品水晶鞍勒新羅酒青白鹽國
主或致戎器寶鐵刀驚禽曰海東青之類承天節又
遣庖人持本國異味前一日就禁中造食以進御

辛巳以王欽若為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
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帝初見欽若班在翰
林學士李宗諤下怪之以問左右左右以故事對欽若
因訴於帝曰臣前自翰林學士為參知政事無罪而罷

其班乃下故官一等是貶也帝悟即日改焉資政殿置
大學士自此始欽若善迎人主意帝望見輒喜每拜一
官中謝日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 甲
午右諫議大夫种放自嵩山來朝對於龍圖閣 初詔
致仕官給半俸唐制致仕者非特敕則不給俸國初循
之至是有此詔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二十五

起柔兆敦牂正月盡彊圉
協洽八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景德三年正月辛未始置常平倉先是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淮兩浙每州計戶口多少量留

上供錢自千貫至二萬貫令轉運使擇清幹官主之專
委司農寺總領三司無得移用每歲夏秋準市估加錢
收糴貴則減價出糴俟十年有增羨則以本錢還三司
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止於五萬
石或三年以上不糴則回充糧廩別以新粟補之 二
月丙子權三司使丁謂等言唐宇文融置勸農判官檢
戶口田土偽濫等事今欲別置慮益煩擾而諸州長吏
職當勸農乃請知州並兼管內勸農使餘及通判並兼

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並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使
入銜自此始 甲申升宋州為應天府以太祖舊藩也
丙戌以唐張九齡九世孫元吉為韶州文學元吉詣
闕獻明皇墨跡及九齡真圖告身故錄之 復置都大
發運使以虞部員外郎馮亮為之 丁亥王繼英卒
契丹既和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雖帝亦以自得也
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準
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

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澶淵之舉是盟於城下也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稍衰準在中書喜用寒俊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士他舉措多自任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爾因卻而不視戊戌

準罷為刑部尚書知峽州以參知政事王旦為工部尚書平章事旦入謝便坐帝謂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重柄庶保終吉也既而命準出知峽州將行又遣近臣傳旨戒約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峽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喻其意歸取其傳讀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呂中曰我朝善守格例者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
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破格例者無若
王安石章惇蔡京王黼秦檜之為相考其成效驗其
用人則破格例者誠不若用格例者之為愈也然寇
準以公心行之故破格例而用君子也王安石以私
心行之故破格例而用小人也抑王安石嘗置中書
條例司溫公譏之曰宰相以道佐主苟事皆檢例而
行之胥吏可為宰相何必擇也如溫公所言則安石

亦欲循格例乎蓋溫公亦未知安石用心之所在徒見其編修條例則謂之檢例耳不知安石正以用例為非而盡破舊例以立法溫公以言譏之是助之耳此又不可不知也

元許浩曰孤注之喻其言甚踈第真宗不之察耳夫博之為道決于一擲偶雉則雉偶盧則盧爾能之我亦能之非可以用乎知力也於是乎有孤注焉蓋貲竭勢窮不得已而為之以僥倖于一擲之得其危甚

矣寇準相天子以天下而當契丹財用我富也士馬
我衆也土地我廣也人才我盛也地利我得也人心
我和也不啻若善奕者灼見彼此之勢我嘗有餘而
坐以取勝不待下子而後見也是豈博之僥倖于一
得者所可喻乎欽若之說不攻自破真宗信之而後
人亦以為疑豈皆知博而不知奕乎

己亥以參知政事馮拯為兵部侍郎王欽若為尚書左
丞陳堯叟為兵部侍郎並知樞密院事以趙安仁為諫

議大夫參知政事樞密都承旨韓崇訓東上閤門使馬
知節並僉書樞密院事 三月乙巳客星出東南太常

丞任隨上言曰今諫議大夫司諫正言雖有數員但充
位尸祿而已願陛下擇賢士黜具臣懸賞罰之文立懲
勸之道其兩省諫官並准有唐故事定其員數優其俸
給限以遷官之年月責以供職之否臧其或獻替推誠
彌縫勵節言事有裨於時政抗章不避於天誅則請行
甄擢以勸衆焉或尸利無慙弼違有闕務引腹非之咎

多致面從之諛則請行降黜以勵衆焉夫如是則賢者勸惰者激庸者退懦者立朝廷之士咸願效忠而報國矣帝覽而嘉之己未詔諫臣悉心獻替賞罰之典斷在必行是月始命朝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其

後又增置一員以閤門祗候充

考異初置府界提點會要在景德三年增置在

四年十二月而實錄並無之本志亦甚畧今且附見實錄二年十二月嘗記命高繼忠等提點府界刑獄錢帛疑此即置官事始也夏四月丙子幸崇文院觀四庫圖籍壬

辰命使六人巡撫益利梓夔福建等路犒設將吏存問

父老疎決繫囚仍案察官吏能否民間利害以聞時屯
田員外郎謝濤使益利路及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
相以為多濤乃歷陳其治狀且願連坐奉使舉吏連坐
自濤始 乙未种放賜告歸終南山 復詔羣臣轉對
五月壬寅朔司天言日當食帝避正殿不視事百官
各守其司既而陰翳不見帝語宰相曰此非朕德所致
但喜分野之民不被其災耳 司天奏周伯星見羣臣
上表稱賀知雜御史王濟乘間言於上曰瑞星實符聖

德然唐太宗以家給人足豐年為上瑞臣願陛下日謹
一日居安慮危則為瑞大矣帝嘉納之 甲辰趙德明
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先是向敏中及張崇貴與德
明議立誓約久未決德明雖數遣使修貢然於七事訖
莫承順累表但云乞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
明毋納靈州既又賜敏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入宿
衛及毋得攻劫西路進奉蕃部縱有爭競並取朝廷和
斷他約悉除之然亦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

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苟不如約恐乖前議請皆與之帝
以德明變詐難信儻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等詔
令熟計復奏 丙子命王欽若陳堯叟同修時政記每
月十五日送中書 度支副使李士衡言關右自不禁
解鹽已來計司以賣鹽年額錢分配永興同華耀四州
軍而永興最多於民不便請減十分之四詔悉除之先
是內帑歲出緡錢三十萬助陝西軍資帝將幸洛士衡
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饋京西朝廷以為材故

名令佐三司

考異士衡傳云上謁陵寢因幸洛士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助京西發得

度支副使按士衡除度支副使乃景德二年三月丙申謁陵寢幸洛實四年正月二日事本傳誤矣今加刪潤

使不相抵牾

萊蕪判官歐陽冕求應賢良方正而大言自

薦以姬旦臯夔為比且云使臣日試萬言一字不改日

覽千字一句不遺由是促召赴闕令中書試五論三頌

諸詩四十首共限萬言題既出冕惶駭自陳止應賢良

不應萬言幸假貸乃以所上表示之冕不敢復言至脯

但成五論一頌共三千字既奏御帝令問表中所陳條

目冕伏躁妄之罪責授下州司戶參軍左諫議大夫
陳省華卒省華辯智有吏幹妻馮氏性嚴訓諸子尤力
不許事華侈堯叟既貴孝謹益不衰掌樞密時弟堯佐
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
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客至堯叟等皆侍
立其側客不自安多引去舊制登樞近者毋妻即封郡
夫人堯叟初拜以父在朝止封其妻而母但從夫邑封
堯叟表讓朝廷以彛制不聽省華卒既逾年帝乃封其

母為上黨郡太夫人後進封滕國年八十餘尚無恙

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知鎮戎軍曹瑋等各請出兵討賊帝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失誠信不許德明初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禽滅後更盛強難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以河西為郡縣時不可失朝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報 丁巳幸

北宅視德恭疾己未德恭卒 六月丙子羣臣固請聽

樂從之 南平王黎桓卒諸子爭立攻戰連月有司請
發兵平之帝以桓素修職貢豈宜伐喪不許而以邵睦
為緣海安撫使令譬曉之 丁丑京東轉運使張知白
上疏曰司天奏周伯星見此聖德動天而辰象昭瑞也
臣聞懼亂者治必興思危者安必久陛下誠能謹戒抑
畏日新其德則瑞星不出臣亦稱賀苟異於是則瑞星
雖出臣亦不敢同衆人之賀也況今西北二隅雖罷征
戰之後然以比諸古者屈膝稱臣款塞內附則亦事異

而禮殊矣帝覽疏謂輔臣曰知白以諫官在外而乃心朝廷可謂知所職矣 庚寅以殿中丞王旭同判吏部南曹旭旦之弟也自旦為政旭避嫌不復釐事至是虞部員外郎王矩言旭前宰維氏廉白有政績帝謂旦曰旭之幹敏朕亦素知且屢有言其才堪任京府僚佐者旦以避嫌懇辭帝曰朝廷用才不可以鄉故使之淪滯帝欲授三司判官旦又固讓帝重違其意故有是命後數日旭引對選人帝面賜緋魚謂旦曰朕向不知鄉弟

猶衣綠也 秋七月知益州張詠歲滿宰相王旦擬以
任中正代之議者多云不可帝以詰旦旦曰非中正不
能守詠規矩他人往妄有變更矣壬寅擢中正工部郎
中知益州在郡凡五歲遵詠條教人甚便之衆乃服旦
知人 乙巳太白晝見 壬子邵暕上邕州至交趾水
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圖帝曰祖宗闢土廣大惟當
慎守不必貪無用地苦勞兵力 甲子大宴含光殿始
用樂 忠武節度使高瓊卧疾帝欲臨幸其第王欽若

恨瓊附寇準且沮準澶淵之功因言瓊雖久掌禁兵備宿衛然未嘗有破敵功凡車駕臨問所以寵待勲臣施之於瓊恐無以示甄別乃止及卒有司言當輟一日朝

帝以瓊未嘗有過特廢朝二日

考異按宋史瓊卒于十月戊寅今從長編附

記于此蓋李氏亦因真宗欲臨幸而并及之非謂其卒于是月也

八月种放既歸終

南教授山中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詔悉與之因謂輔臣曰近中使還言放居草屋食野菜蕎麥而已如此淡薄亦人所難也癸未詔以來年春朝謁諸陵王

且言行宮損壞要須修葺帝曰如此亦勞民矣乃詔所
至州縣但增飾館驛不得更建行宮侍從臣僚并百司
供擬及供御之物並令減省 九月庚戌詔以稼穡屢
登機務多暇自今羣臣不妨職事並聽游宴御史勿得
糾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陽並旬時休務一日祁寒盛暑
大雨雪議放朝著於令 丙辰御崇政殿親試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光祿寺丞錢易廣德軍判官石待問並入
第四等以易為祕書丞待問為殿中丞 雄州團練使

何承矩以老疾求解邊任帝令自擇其代承矩薦安撫副使李允則丙寅即命允則知雄州兼安撫使改授承矩齊州團練使便道之任承矩至齊州才七日卒緣邊洎涿易州民間之皆揮涕有相率詣雄州發哀飯僧者承矩習熟戎事有方畧能綏撫異俗其後契丹使至者言國中皆畏服承矩之名嘗於雄州北築愛景臺植蓼花日至其處吟詩數十首刻于石人謂何六宅愛蓼花不知其經始塘泊也尤好儒學賓禮賢士大夫其知潭

州日李沆王旦實為佐屬承矩器以公輔待之絕厚

丁卯廊延鈴轄張崇貴入奏趙德明遣牙校劉仁最來
進誓表請藏盟府且言所乞回圖及放青鹽之禁雖宣
命未許然誓立功效冀為異日賞典也帝賜詔嘉獎焉

冬十月庚午朔以趙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兼侍中
封西平王給俸如內地又錄德明誓表令渭州遣人齎
至西涼府曉諭諸蕃轉告甘沙首領因責德明子弟入
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未幾

契丹亦冊德明為夏國王

呂中曰太祖之待李彝興不過世襲之邊將耳李繼
捧來朝朝廷不能行太祖收方鎮之法遽欲使之內
屬而收其故地所以啟繼遷之叛其失一也然繼遷
之叛其始亦不過邊庭叛將耳自其賜以國姓名以
保吉保忠名不正言不順愈以啟其驕心其失二也
然屢叛屢服未至于與契丹並立而為患也自朝廷
力不能制乃使保吉復入夏臺故地自保吉既降朝

廷復賜以夏綏銀靜宥五州則是無故而與之重地
所以啓其入寇之心其失三也

丁丑以張崇貴為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常博士趙湘副
之賜德明襲衣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疋錢二萬
貫茶二萬斤 丁酉葬明德皇后于永熙陵 十一月
壬寅周伯星再見 庚戌徙知永興軍府周瑩為邠寧
環慶都部署以孫全照代之 乙卯以宰臣王旦為朝
拜諸陵大禮使 先是江淮歲運米輸京師未有定制

是歲始定六百萬石為歲額從發運副使李溥之請也

考異按本傳云江淮運米輸京師歲才三百五十萬斛李溥增至六百萬因除發運副使按溥除副使實錄不書會要於景德三年十一月載溥請定歲額則溥已為副使矣恐傳未必可據也今從會要契丹

羣臣加上蕭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畧應運啓化法道洪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上其主尊號曰洪文宣武至德廣道昭孝皇帝置中京於七金山下其地本奚王牙帳也十二月乙酉狩近郊以親獲白兔付有司薦廟是冬沙州曹宗壽致貢於契丹

四年春正月遣工部尚書王化基乘驛詣河中祭后土
廟用大祀禮告將朝陵也 甲辰以樞密院事陳堯叟
為東京留守 乙巳以權三司使事丁謂為隨駕三司
使鹽鐵副使林特副之謂機敏有智謀善附會而有心
計在三司案牘填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
己未車駕發京師庚申次中牟縣除逋負釋囚繫賜
父老衣幣所過如之 甲子次鞏縣罷鳴鞭及太常奏
嚴金吾傳呼或獻洛鯉帝曰吾不忍食也命放之 丙

寅齋於永安鎮行宮太官進蔬膳 丁卯夜漏未盡三
鼓帝乘馬却輿輦綴扇至安陵外次易素服步入司馬
門行奠獻之禮次詣永昌永熙陵又各詣下宮凡上宮
用牲牢祝冊有司奉事下宮備膳羞內臣執事百官皆
陪位又詣元德皇太后陵奠獻又於陵內設幄奠祭如
下宮禮帝每至陵寢望門而哭初有司具儀止常服帝
特制素服禮畢遍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淑德明德皇
后陵又至莊懷皇后陵遂單騎尋視陵闕以內臣從又

親奠夔王魏王岐王恭孝太子鄆王周王安王諸墳辰
後暫至幄次更衣復詣陵奉辭有司以朝拜無辭禮帝
感慕哀切未忍去故復往焉及午而還左右進繖帝卻
之度昭應水乃許進至行宮始御嘗膳又遣官祭一品
墳皇諸親墓德音減西京及諸路流罪以下囚釋逋欠
賜畿縣民租稅有差建永安鎮為縣 二月戊辰朔車
駕遂如西京夕次偃師縣始復奏嚴帝猶服鞞袍不舉
樂 己巳至西京始奏樂道經漢將軍紀信冢司徒魯

恭廟詔贈信為太尉恭為太師 辛未命吏部尚書張
齊賢祭周六廟詔從官先塋在洛者賜告祭拜 壬申
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嘗深以為
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此輩常亦
畏懼王旦等曰前代事迹昭然足為龜鑒陛下言及此
社稷之福也內侍史崇貴嘗使嘉州還上言知縣某貪
濁有佐官某廉幹乞擢為知縣帝曰內臣將命能採善
惡固亦可獎然便爾賞罰外人必未厭伏當須轉運使

深察之

富弼曰人主聽納不可不慎慎之之術惟在防微防
微之術莫若左右之言不入也真宗不以一內侍之
言進退官吏於聽納之道慎之至也

甲戌幸上清宮詔賜酺三日 乙亥詔罷西京權酤官
賣麴如東京之制 丙子加號列子為冲虛至德真人
帝之次鞏縣也太子太師呂蒙正與疾來見不能拜
命中使挾之以進賜坐勞問壬午幸其第賜賚甚厚

甲申御五鳳樓觀酺召父老五百人賜飲樓下 丁亥

幸元幄宮 戊子葺周六廟增封唐孝子潘良瑗及其

子季通墓 庚寅詔河南府置五代漢高祖廟 辛卯

車駕發西京謂輔臣曰歸途陵闕在望雖已遣官祭告

朕豈安然而過乎壬辰帝乘馬至孝義鎮吏訾村復設

次與親王望陵祭奠羣臣於幄殿東望拜每進酒食帝

執爵舉匕箸涕泗哀感 甲午次鄭州遣使祀中嶽及

周嵩懿二陵

考異東都事畧作嵩
慶二陵今從宋史

丁酉賜隱士楊璞

繒帛 三月己亥帝至自西京 乙丑以曹瑋為西上
閤門使賞其扞邊功也瑋在鎮戎嘗出戰少捷偵敵去
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
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
敵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行
愈緩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敵軍將至逆使人謂之曰
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憇士馬少選決
戰敵方苦疲皆欣然嚴軍而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曰

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之敵帥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彼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少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契丹城遠西為中京大定府契丹主常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邪郭樓閣之狀因議建都於此擇燕冀良工倣臨潢置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城郭以漢戶實之 辛巳皇后郭氏崩周悼獻王后所生也王薨

后悲感生疾遂不起后性謙約寬仁惠下尤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或服飾華侈必加戒勅最有以家事求言於帝者后終不許兄子出嫁以貧欲祈恩賚但出裝具給之帝嘗使觀宜聖殿諸庫后辭曰國之寶庫非婦人所當入陛下欲惠賜六宮願量頒之妾不敢奉詔帝尤加禮重焉壬午帝謂輔臣曰皇后自東宮事朕至正位中壺小心遜順有內助之勤降年不永深所嗟悼宰相王旦言諸路各置轉運使復遣官檢舉酒稅競以增益

課利為功煩擾特甚帝曰官吏務貪勞績不恤民困朕甚閔之乃詔三司取一年中等之數立為定額自今中外勿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 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帝與輔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旦曰人之情偽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抑唐劉仁軌嘗忿李敬玄異已將以計去之乃稱其有將帥才而敬玄卒敗軍事此皆不以國家為慮者也 帝曰若然則險偽之輩世所不能絕也 戊申詔以鼓

司為登聞鼓院登聞院為登聞檢院命右正言周起太
常丞路振同判鼓院吏部侍郎張詠判檢院檢院亦置
鼓先有內臣勾當鼓司自此悉罷諸人訴事先詣鼓院
如不受詣檢院又不受即判狀付之許邀車駕如不給
判狀聽詣御史臺自陳先是帝謂王旦曰開廣言路治
國所先而近日尤多煩紊車駕每出詞狀紛紜洎至披
詳無可行者故有此更置焉 汀州黥卒王捷自言于
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鐲神劍蓋司命真君也宦

者劉承珪以其事聞命賜捷名中正是月戊申真君降中
正家之新堂是為聖祖而祥瑞之事起矣 戊午增孔
子守塋二十戶 初置雜賣場 閏月戊辰減劍隴等
三十九州軍歲貢物夔賀等二十七州軍悉罷之 壬
申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著作佐郎陳絳溧水縣令史
良丹陽縣主簿夏竦先是帝謂宰臣曰比設此科欲求
才識若但考文義則濟時之用安得而知朕以為六經
之旨聖人用心固與子史異矣今策問宜用經義參之

時務因命兩制各上策問擇而用焉絳疎所對入第四
次等擢絳為右正言疎為光祿寺丞是月立中書樞
密院互報法事關軍機民政者必互相關報時中書命
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又令監香藥庫兩府不相
知故有是命

呂中曰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
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
國初宰相都提舉發運使又以宰相兼樞密使其意

微矣自王顯用事一日六名中書不聞于是有岐溝之敗至是中書用楊士元通判而樞密又令之掌庫正猶熙寧初趙德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密不知此蓋不相通之患互報之法不可以不立也

六月壬子司天言五星當聚鶉火而近太陽同時皆伏按占云五星不敢與日爭光者猶臣避君之明也歷千百載所未曾有望付史官以彰殊事從之 乙卯葬莊穆皇后于永熙陵之西北初定謚命宗正卿告廟王欽

若疑其事因對具言王旦曰國朝故事昭獻之謚太尉
率百官告廟孝明之謚止宗正卿告廟今當以孝明為
此帝顧欽若曰皆有故事不足疑也 庚申知樞密院

王欽若以五星聚東井慶雲見奉表稱賀詔付史館

按紀志五星並無聚東井事不知
欽若何據或即壬子司天所奏乎

吏部侍郎張詠以

病瘍乞郡辛酉詔詠知昇州 徙向敏中知河南府兼

西京留守司事先是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
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宴游張齊賢侗儻任情獲刦盜

或時縱遣之所至尤不治帝聞之皆不以為喜惟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帝曰大臣出臨方面不當如向敏中邪 秋七月丁卯祔莊穆皇后神主於別廟殿室在莊懷皇后之上 高班內品裴愈出隸唐州愈前監廣州綱遇交州使因言龍花蓋難得之物宜以充貢至是州採之為獻且言愈嘗道詔旨帝曰朕懷撫遠俗何嘗有所宣索即下愈御史臺劾問而有是責仍以龍花蓋還交州 帝謂輔臣曰近見詞人獻文多故違經旨以

立說此所謂非聖人者無法也有太甚者當黜以為戒
知宜州劉永規馭下嚴酷六月乙卯軍校陳進因衆
怨鼓譟殺永規擁判官盧成均為帥僭號南平王據城
反甲戌奏至詔忠州刺史曹利用等領兵進討仍諭賊
黨有來歸者並釋罪 權三司使丁謂言景德三年新
收戶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有奇賦入增三百四
十六萬有奇望特降詔旨自今以咸平六年戶口賦入
為額歲較其數具上史館從之 黎龍廷自稱權安南

靜海軍留後遣其弟昉昶等來貢帝賜以九經及佛氏書辛巳授龍廷靜海節度使交趾郡王賜名至忠給以旌節 戊子帝謂輔臣曰近日以來殊無獻言者卿等宜勤接士大夫察問四方事以聞 詔翰林遣畫工分詣諸路圖上山川形勢地里遠近付樞密院每發兵屯戍移徙租賦以備檢閱 癸巳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先是帝出筆記六事指其一謂王旦曰勤恤民隱遴揀庶官朕無日不念也所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

夫受冤即召灾沴先帝嘗選朝臣為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所至專察視囚禁審詳案牒其官吏貪濁弛慢者具名以聞 八月乙巳置羣牧制置使命知樞密院事陳堯叟兼之尋又增置判官一員

丁未中書門下言莊穆皇后祥除已久秋宴請舉樂不允 以右監門衛上將軍錢惟治為右武衛上將軍月給俸錢百萬仍許在家養疾時惟治弟太僕少卿惟演上聖德論帝覽之謂宰臣曰惟演文學可稱且公王貴

族而能留意翰墨有足嘉者可記其名并以論付史館
因曰錢氏繼世忠順子孫可念如聞惟治頗貧乏尤可
軫惻也遂有是命 己酉益州地震 出府庫錢五十

萬貫付三司市菽麥時宰臣言今歲豐稔菽麥甚賤為
富民所蓄請官為斂糴以惠農民故也 辛亥賜孔子

四十六世孫聖佑同學究出身聖佑延世子宜孫也

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邢昺以羸老自陳曹州故
鄉願給假歸視田里帝命坐慰勞之壬子拜工部尚書

知曹州是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帝作詩二
章賜之預宴者咸賦易視壁間禮記圖因陳中庸九經
大義帝嘉納焉及行又命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侍
講學士外使自曷始 癸巳帝謂王旦等曰前詔羣臣
言事除機密外不得用無名劄子非合面奏公事不得
上殿蓋防人之多言寢成萑菲也且必有顯狀封章彈
奏有何不可近日戚綸面陳詔旨不便因出綸奏示旦
等曰綸意以疎遠之人難得面奏然自下詔已來升殿

奏事者未嘗有阻旦曰飛語譖言聖慮固不為惑但近日論利害者差少亦宜留意省察王欽若曰臣下升殿一二次即希恩澤比來中外章疏若以前詔條約皆當付所司鞠問帝曰綸性純謹有學問此奏乃未諭詔旨耳丁巳詔修太祖太宗正史命王旦監修王欽若陳堯叟趙安仁晁迥楊億同修置龍圖閣直學士以杜鎬為右諫議大夫充其職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六卷詔獎之是月諸路皆

言大稔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五